

为屡败屡战者助力

秦耕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观点：“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人们对胜利者，总是赞、颂、吹、捧，视为英雄，奉上鲜花；而对失败者，却总是骂、斥、贬、压，视为狗熊，不屑一顾。所以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今天看来，这些话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成功和失败是相对的。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不要说百战百胜，即使百战一胜二胜，也是很了不起的，达尔文说：“我坚持奋战五十五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两个字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两个字就是‘失败’。”常言说，功亏一篑，倘若发明“六〇六”的欧立希在六百零五次失败之后，心灰意冷，撒手不干了，那才真正是可惜的。

所以，在开拓事业的道路上，“屡败屡战”的精神就愈加显得可贵。近闻河北某标准件总厂，为科研工作中的失败者颁奖，谓之“屡败屡战奖”，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该厂同时规定，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对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进行讽刺打击。否则，将受到厂纪惩处。结果是，仅两年半时间，全厂主动参加搞科研的有一百四十六人，成功的科研项目有五十六个，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三项，属独创的一项。

很显然，他们设立“屡败屡战奖”，并不是鼓励失败，而是奖励那种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创业的道路上，有没有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结果往往是大不相同的。给正在攀登的“失败者”以鼓励，即是给艰难跋涉在崎岖之路上的未来成功者以动力。这种雪中送炭，比成功之后的锦上添花更可贵，更有价值。

哦，我的彩釉瓷壁画（散文）

王萃

我站在巨型的彩釉瓷壁画前。

湛蓝的天空下，蜿蜒着庄严奇伟的长城，绿色的树林簇拥着，红彤彤的枫叶点缀着，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博大威严。

我爱彩釉瓷壁画。它从仰韶彩陶上的鸟纹发展迄今，已有八千年的历史。而今，它虽依旧离不开石英、长石、硼砂、粘土等为原料的传统工艺，但它一诞生就那么深沉雄浑，光亮洁美。

我爱彩釉瓷壁画。当它出现在滚烫的窑车上时，我曾偷偷地吻过它。

我走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鳞次栉比的威严而又单调的建筑，常要忘情地环顾四周，当我发现没有彩釉瓷壁画的点缀时，总不免感到

遗憾。

我如此喜爱彩釉瓷壁画，我是画家？我是工程师？不！我是普通的烧窑工！

充满灰蒙蒙尘埃的车间，震耳欲聋的破碎机的轰鸣，摄氏八十几度的室温，在陶瓷厂当工人当真叫到家了！

我的班长常常光着脊梁干活，五十多了，结实得象棵老核桃树。我曾问过他：“您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说：“到死。”

后来，老班长真死了，死于严重的矽肺。

又后来，厂领导决定开拓新产品，试制大型“彩釉瓷”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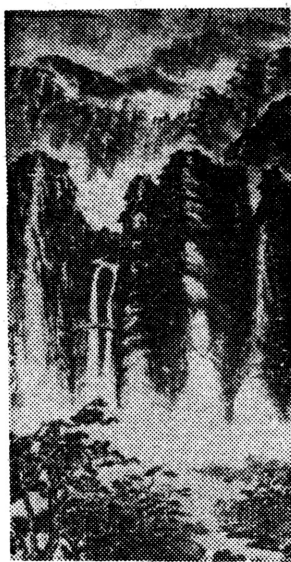
火舌喷涌，灼在我的脸上，灼在我的身上，想着逝去的老班长和那神奇的壁画竟不知不觉。

彩釉瓷壁画的诞生是不易的，每当它溶岩般从窑内滚出，浑身通红，相互碰撞发出深沉的嘹唳声时，与其说它听出倒不如说感到它发自肺腑的哀怨，哀叹它诞生得太迟——社会人类急需它。每当这时我便自愧连个好工人都算不上！

五彩的壁画，尽管它诞生在这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绿色、难看而丑

陋的陶瓷厂，但是，它寄托着老班长和无数青工的智慧与理想。辛劳在这儿的人们默默无闻，报纸上没见过他们的名字，人们甚至在壁画前也想不起他们来，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而且伟大地存在着！

哦！彩釉瓷壁画，你蕴藏着中国人一股难得的豪气。你给中国工人一种庄严的使命，一种坚强的意志，一种高尚的



高山流水 赵柱

哦，我爱我的彩釉瓷壁画。我爱我的陶瓷厂。

诗的警句 王闻胜

每读诗歌，偶得警句，令人爱不释手。警句是诗的菁华，语言的珠玑。她立意高远，含义深厚，发人深省。如果说一首好的诗是山，那末，警句则是它的巍峨青葱，霞蔚云蒸的峰头。

警句是社会生活的高度浓缩，是诗人长期生活体验的结晶。老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声喟叹，百代不废，乐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殊途同归，千古沾襟！

警句是激情怒放的花朵，却常常用血和泪灌溉而成。如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凡此种种，不可胜数。

警句常与哲理为侣。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蕴含独特之感，昭示人生之经验，足以烛照当世，启示来者，如陶潜的“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如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警句出自诗人之手，自言咏其心志，弘扬其魂魄，谓之“诗如其人”。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化用。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化用。

伞（小说）

王学峰

刘主任是个人物。人们尊敬他是因为他是主任，而且是省气象台的主任。

七点刚过，他同往常一样，准时推开家门，手里提着一把折叠伞，上班去了。

“老头子，走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伞。”张大婶在屋里一边看着奶锅，一边冲着院子叫。

“没听天气预报说有雨呀。”

“你没看见人家刘主任拿着伞吗？”

老两口这么一嚷，隔壁两邻门前窗后斜对过，差不多都听到了。没听到的，虽然走出了门，看到别人拿着雨伞，又都折了回去。于是乎，几十户的大杂院，上班的，上学的，上街摆摊的，上医院看病的，不是手里提着伞，就是给自行车衣架压件雨披，百十口人，凡是出门的，没有不带雨具的。九点过后，大杂院沐浴在阳光中。整个上午，晴空万里，连一朵云彩都没有。

时值中午，人们陆续地回到大杂院。刘主任也和往常一样，准时十二点下了班。他忽地发现和同院进院的几位，手里都带着雨伞，不由得困惑起来，问：“大晴天干吗带雨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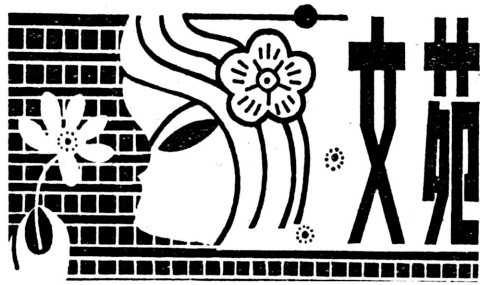
“咳，我们正要问您哪，不是您第一个带的雨伞么！”

刘主任恍然，“噢，我那把伞让孩子弄坏了，是带到街上修的。”他说完进屋去了。

院子里留下几声苦笑，几丝尴尬。

刘主任恍然，“噢，我那把伞让孩子弄坏了，是带到街上修的。”他说完进屋去了。

院子里留下几声苦笑，几丝尴尬。



本版编辑

叶广芬

更喜声 字值千 境寰经直 撑是首 冷化照 无死 其 人 心 之 山 目 只 缘 身 在 此 中 。

王厂长和他的破车

(小说)

李敬达

几十年连个钢镚儿也没丢过的王云峰，才当厂长，就丢了自行车。

王厂长抓起电话筒：“喂！小李子，请接派出所！”派出所立即接通，“我是东风厂的王云峰……”

“啊！您就是报上登过的改革大王王厂长！久仰久仰！”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怪腔怪调，捏着鼻子在讲话。

“我的自行车丢了！”

“您说清楚点，您的车，还是您家里人的车？”

“我的。”

“是么？你们厂五辆小轿

车，你还骑自行车？”

怎么碰上这么个啰嗦女人！他使劲弹掉烟灰，把听筒移得很远。

“好吧，什么牌子？买了多长时间？价值多少？——说慢点，我好记。”

“永久牌，买了有三十年。价值，价值……”他的脸红了。

怎么说呢！上个星期天，儿子偷偷地把他的车子推到自由市场去卖，出口只要三十块，没人理；又降到二十块，没人理；最后降到十块，还是没人理。

“王厂长，”女的似乎又在掩着嘴笑，“一辆老掉牙的破永久，扔在大街上，怎么会丢呢？”

他浑身燥热，听筒上仿佛有针。

不期而遇



曾相知



“王厂长，车子的价值说不清，这事情不好办啊！”

“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不过，王厂长能给我们报案，足以证明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不能让一位改革大王为一辆破车子吃不香、睡不宁嘛！”

这明明是讽刺挖苦！派出所的人怎么能这样。

女的鼻音消失了，在放肆地笑。他猛地辨出这是自己女儿的声音。他“啪”地挂上了电话，猛吸了几口烟，

又抓起了话筒：

“小李子，怎么回事？”他威严地问。

“王厂长。”小李子笑着说：“您女儿王晓莉知道您要给派出所报案，她让我把您的电话给她接过去。实话告诉您吧，晓莉昨晚故意把车子推到了商店门口，连锁都没锁……”

小李子在电话室笑得前仰后合。

没了自行车，王厂长走到家门口一直在寻思。

明天上班坐不坐厂里那小车。

山恋

刘向忠

如果你在山里走失可千万别急那山间的条条小路小路上诚实的脚印会告诉你

爸爸说他是大山的儿子现在他老了再也不能上山可他每天都在念叨我的白马山我的金盆湾我的那道青长藤子的山场哟

征稿

《文苑》自开办以来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目前，本栏的报告文学作品尚缺，希广大作者赐稿，稿件一般勿超过二千字，请留底稿。

本版编辑



沸腾的矿山

魏仲庚